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三十回 祁子富怒罵媒婆 侯公子扳賊買盜

話說那沈廷華得了臧知府等三人的賊銀，遂將一件該殺的大公案，不怪地方官失守，也不發兵捉拿大盜，祇將羅焜遺下的衣甲寶劍為憑，說魯國公程爺收留反叛，結黨為非。既同反叛相交，不是強徒，就是草寇，將這一千人犯都叫他擒捉。做成一本，寫了家書，取了一枝令箭，著中軍官進京去了，這且不提。且言臧知府辭了總督回來，不一日船抵碼頭，上岸忽見兩人手裏拿了一張呈子，攔馬喊冤告狀。左右接上狀子，知府看了一遍，大驚道：“又弄出這樁事來了！”心中焦躁，叫人役帶了原告到衙門候審，打道進城。看官，你道這兩個告狀的是誰？原來是柏府來報被盜的事。自從夜戰淮安之後，第二日臧知府到金陵見節度使去了，淮安城內無人，民心未定，那一夜就有十數個不法之徒聚在一處，商議乘火打劫，就出城來搶劫富戶，恰恰來到柏府，明火執仗，打進柏府要寶貝，把個侯登同侯氏眾人唬得尿流屁滾，躲在後園假上石下不敢出頭，柏府家人傷了幾個，金銀財寶劫去一半，回頭去了。

次日查點失物，侯氏夫人著了急，開了失單，寫了狀子，叫兩個家人在碼頭上等候臧知府，一上岸就攔馬頭遞狀。臧知府看了狀子，想道：“柏文連乃朝廷親信之臣，住在本府地方，他弄出盜案，倘他見怪起來，如何是好？”隨即回衙，升堂坐定，排班已畢，帶上來問道：“你家失盜，共有多少東西？還是從後門進來的，還是從大門進來的？有火是無火？來是甚麼時候？”家人回道：“約有十六八個強盜，三更時分，涂面纏頭，明火執仗，從大門而進，傷了五六個家人，劫去三千多兩銀子、物件等項，現有失單在此，求太爺詳察。”知府看過失單，好不煩惱，隨即委了王守備前去查勘，一面點了二十名捕快出去捉拿強盜，一面出了文書知會各屬臨近州縣嚴加訪拿，懸了賞格，在各處張掛，吩咐畢，方纔退了堂。次日委官修理燒殘的府庫房屋，開倉發餉，將那些殺傷的平人兵丁，照冊給散糧餉，各各回家養息。

按下臧知府勞心之事，且言侯登告過被盜的狀子，也進府連催了數次，後來冷淡了些時，心中想：“為了玉霜夫妻兩個，弄下這一場潑天大禍。羅焜脫走也罷了，祇是玉霜不知去向，叫我心癢難撓，如今再沒有如他的一般的女子來與我結親了。”猛然想起：“豆腐店那人兒不知如何了？祇是秋紅逃走，接手又是羅焜這樁事，鬧得不停，也沒有到王媒婆家去討信。這一番兵火，不知他家怎樣了？今日無事，何不前去走走，討個消息。”主意已定，忙入房中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帶了些銀子，瞞過眾人，竟往胡家鎮上而來。一路上，祇見家家戶戶收拾房屋，整理牆垣，都是那一夜交鋒，這些人家丟了門戶躲避，那些敗殘的兵馬趁火打劫擄掠，這些人家連日平定方纔回家修理。侯登看見這個光景，心中想道：“不知王媒婆家裏怎樣了？”忙走到門前一轉，幸還沒有傷損，忙叩門時，玉狐狸王大娘開了門，見是侯登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原來是侯大爺。你多時也不來看看我，我們都唬死了，都是你捉了羅焜，帶累我們遭了這一場驚唬。”侯登道：“再不要提起，我家這些時三樁禍事。”遂將秋紅逃走及羅焜被劫家中被盜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王媒婆道：“原來有這些事故。”當下二人談了些閒話。

王大娘叫丫鬟買了幾式茶食款待侯登。他二人對面坐下，吃了半天。侯登問道：“豆腐店裏那人兒，你可曾前去訪訪？”王大娘道：“自從那日大爺去後，次日我就去訪他。他父姓祁名子富，原是淮安人，搬到長安住了十幾年，今年纔回來的。聞得那祁老爹為人固執，祇怕難說。”侯登道：“他不過是個貧家之女，我們同他做親就是抬舉他了，還有什麼不妥？祇要他沒有許過人家就好了。王大娘，你今日就去代我訪一訪，我自重重謝你。”王大娘見侯登急得緊，故意笑道：“我代大爺做妥了這個媒，大爺謝我多少銀子。”侯登道：“謝你一百二十兩，你若不信，你拿戥子來。我今日先付些你。”

那王大娘聽得此言，忙進房拿了戥子出來，侯登向懷中取出一包銀子，打開來一稱，共是二十三兩，稱了二十兩，送與王大娘道：“這是足紋二十兩，你先收了，等事成之後再找你一百兩。這是剩下的三兩銀子，一總與你做個磨費。”王大娘笑嘻嘻的收了銀子說道：“多謝大爺，我怎敢就受你老人家的厚賜。”侯登道：“你老實些收了罷，事成之後，還要慢慢的看顧你。”王大娘道：“全仗大爺照看呢。”侯登道：“我幾時來討信？”王大娘想一想道：“大爺，你三日後來討信便了。還有一件事，他也是宦家子弟，恐怕他不肯做妾，就是對頭親也罷。”侯登道：“悉聽你的高才，見機而行便了。”王大娘道：“若是這等說，就包管在我身上。”侯登大喜道：“拜托大娘就是了。”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當下侯登別了王大娘去了，這玉狐狸好不歡喜，因想道：“我若是替他做妥了，倒是一生受用，不怕他不常來照應照應。”遂將銀子收了，鎖了房門，吩咐丫鬟看好了門戶，竟往祁子富家來了。

不一時已到門首，走進店裏，恰好祁子富纔在胡奎家裏搬些銅錫家伙來家用，纔到了家，王媒婆就進了大門。大家見了禮，入內坐下，張二娘同祁巧雲陪他吃了茶，各人通名姓，談些閒話，王媒婆啟口問道：“這位姑娘尊庚了？”張二娘回道：“十六歲了。”王媒婆讚道：“真正好位姑娘，但不知可曾恭喜呢？”張二娘回道：“祇因他家父親固執，要揀人才家世，因此尚未受聘。”王媒婆道：“既是祁老爺祇得一位姑娘，也可早些恭喜。我倒有個好媒，人才又好，家道又好，又是現任鄉紳的公子，同姑娘將是一對。”張二娘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好得緊了，少不得自然謝你。”忙請祁老爺到後面來，將王媒婆的話說了一遍，祁子富問道：“不知是那一家？”王媒婆道：“好得緊呢！說起來你老爺也該曉得，離此不遠，就在鎮下居住，現任巡務都察院柏大老爺的內侄侯大爺，他年方二十，尚未娶親，真乃富貴雙全的人家，祇因昨日我到柏府走走，說起來，他家太太托我做媒。我見你家姑娘人品出眾，年貌相當，我來多個事兒，你道好不好？”祁子富道：“莫不是前日捉拿反叛羅焜的侯登麼？”王媒婆道：“就是他了。”祁子富不聽見是他猶可，聽得是侯登，不覺的怒道：“這等滅人倫的衣冠禽獸，你也不該替他開口，他連表妹都放不過，還要與他做親？祇好轉世投胎，再來作伐。”

這些話把個玉狐狸說得滿臉通紅，不覺大怒，回道：“你這老人家不知人事，我來做媒是抬舉你，你怎麼得罪人？你敢當面罵他一句，算你是個好漢！”祁子富道：“祇好你這種人奉承他，我單不喜這等狐群狗黨的肮臟貨。”那王媒婆氣滿胸膛，跑出門來說道：“我看你今日嘴硬，祇怕日後懊悔起來，要把女兒送他，他還不要哩！”說罷，他氣狠狠的跑回家去了，正是：

是非祇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那王媒婆氣了一個死，回去想道：“這股財我祇說的穩了的，誰知倒惹了一肚皮的瘟氣，等明日侯大爺來討信，待我上他兒句，撮弄他起來與他做個手段，他纔曉得我的利害哩。”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